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
第二十回 老官醫粗心投補品 嬌小姐噩夢警芳魂

卻說魯太太看過了驪珠之後，仍由龍夫人陪到上房裡去，又復說起驪珠病情。魯太太道「論理，小姐這般一個知禮達義的人，生在這樣人家，父母又那麼鍾愛，何至於生出這種病來？」妾有一句冒昧的話，不知可說得？」龍夫人忙道：「不知有甚見教？我們既是一家親，就請魯太太說了罷。」魯太太道：

「小姐是曾經讀過書，知禮守禮的。小姐年紀說小也不小了，不知向來可曾提過親？」一句話說得龍夫人恍然大悟道：「這倒向來不曾提起過。」魯太太道：「此刻何不和她提一提，衝個喜呢？薇園也是這個意思，不過這句話不便對中丞說得，所以叫妾來告訴夫人。」龍夫人道：「這真是醫者父母心，我們當真做父母的倒不曾想到這一層，真是費心了。」魯太太謙抑了幾句，龍夫人待過點心，魯太太便告辭回去不提。

且說龍夫人送過魯太太之後，便打發人到內書房裡請龍中丞。中丞正在那裡焚香，正襟念大悲咒，求小姐病好呢。聽說夫人有請，只點了點頭，把一首大悲咒念完了，方才到上房裡去。夫人接著，把魯太太的話說一一告知。中丞聽了，不覺愕然道：「我倒向來沒有想到這著。然而她是個不出閨門的女子，何至於如此？」龍夫人道：「人大了，知識開了。又是個識字的人，不定看了些甚麼混帳書，也不定這一班妖姬恣口無忌的說了些甚麼混帳話，被她聽了，都是論不定的。」龍中丞道：

「薇同既然慮到這一層，我們就姑且依他說試試看，左右年紀大了，終久是要提的。」說罷，歎了一口氣，立起來，踱到花園裡去看驪珠的病。

走到綠雲紅雨軒前面，只見一個老媽在大院子裡桃花樹下洗手巾，裡面靜悄悄地。中丞輕輕步入鴛鴦廳，掀起簾子，只見二姨太太和素琴、錦瑟兩個大丫頭，默默對坐，驪珠卻在牀上睡著了。便輕輕跨了進去。二姨太太等連忙站起來，中丞搖搖手。走近牀前一看，只見驪珠半閉著眼，仰臥在牀，氣息慳慳，面如金紙，又不覺歎了一口氣。二姨太太輕輕道：「老爺且到外間去說一句話。」中丞聽說，又輕輕踱到外面。二姨太太跟了出來，遞過一個細瓷小痰盂道：「小姐的病，不知怎樣？」

老爺請看看這個。」中丞接過一看，只見裡面都是白痰，痰當中卻帶著三四條鮮紅的血絲兒。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「是幾時起的？」二姨太太道：「是今天才見的。早就想回，又怕冒冒失失的驚了老爺、太太。方才魯太太來替小姐診脈，正想說出這個，又怕被小姐聽見了。」中丞道：「小姐自己不知道麼？」

二姨太太道：「不知道的。」中丞點點頭道：「拿去洗了罷。」

不要叫她知道自己。」說罷，匆匆出了花園，仍到上房去，對著夫人跺腳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鬧的吐出紅的來了！可恨這濟南，枉說是個省城，要找一个好醫生都找不出來。」夫人聽說，也吃了一驚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中丞道：「我也不知。你去問問候候的人去。」夫人聽說，也不再問，三步兩步到花園裡去了。中丞也自到簽押房裡去，叫人去請薇園。

薇園到來，中丞告知原故，薇園道：「小姐不知何故，那一點肝火總不得下去。肝火灼金，乃見咳嗽。此時是肺經受傷的很了，所以帶出點血絲來。職道實在學識淺陋，診治不好。」

大帥何不叫人打聽，這濟南城裡，想來未必沒個名醫。」中丞道：「我也這麼想。但恐怕靠不住。」薇園道：「也不妨多請幾人參酌參酌，職道一個人的見識到底有限。」中丞道：「那麼請那個呢？」薇園道：「大帥只要吩咐出來，倘不是好手，他們也不敢引薦得來。」中丞此時心焦如焚，聽了薇園的話，便叫人到歷城縣去，交代打聽幾名好醫生來。

歷城縣聽見了這個命令，便先叫本縣官醫上院去候候。這官醫已經七十多歲的了，奉了縣主之命。便衣冠上院覓見。龍中丞此時尚和薇園在簽押房談天，聞報，便叫薇園先到花廳裡去陪他，順便考察考察他的醫理，自己卻到上房去打聽驪珠的病情。只見龍夫人已從花園裡回來，兩隻眼睛哭得猶如核桃一般，說：「女兒只怕是不中用的了。」丫頭錦瑟又把小痰盂送出來，說方才又吐了一口。龍中丞便叫拿出去給那官醫看。那官醫在外面細細的對薇園問過了小姐的病情，薇園一一的都告訴了。那官醫閉目寧神，聽了半天道：「別的不怕，就怕耽誤的太久了。」說話時，歷城縣又送來了兩個醫生，一一與薇園見過。恰好裡面送出小痰盂來，三個醫生輪流看了，彼此又議論了一番，只見家人來說：「請。」薇園便陪了三個醫生到花園裡去。到得鴛鴦廳時，龍中丞已在那裡了。薇園指點見過，行了常禮，便到裡面診脈。三個醫生輪流診過，龍中丞親自陪到花廳坐下。那官醫先說道：「據晚生的愚見，小姐貴脈，六部皆見細弱，乃是氣血皆虛之象。此時急進大補之劑，只怕還可得手。」後來的兩個醫生同聲說道：「晚生等也同此意。」

龍中丞道「既如此，就請三位公議一個方罷！」薇園聽了，只是皺眉，又不好多說。只見他三個相讓到書桌旁邊，由那官醫秉筆，三個人唧唧噥噥了一會，開了一個十全大補湯來，內中卻又加些紅花、桃仁、寄奴草之類，雙手遞給中丞道：「晚生們訂了這個方子，求大帥鑒定。」中丞接過一看，只見打頭第一樣便是吉林人參三錢，便道：「可以吃得參麼？」官醫道：

「早就該吃的了。小姐貴體本是稟賦虛弱，加以久病氣血兩虧，人參大補元氣，用以培元。本方還有一錢交趾肉桂。晚生看得小姐的咳嗽，是虛火燦金所致，肉桂大補命門，有引火歸源之功，命門真火一生，虛火自滅，可以止住咳嗽。這本是四君四物合成的十全大補湯。至於紅花、桃仁、寄奴草，乃為停瘀太久而設，然而深恐體弱之人擔不住，所以每樣只用幾分。」龍中丞於脈理醫道一節向不講求，聽了他一番議論，覺得甚似有理，便把藥方遞給薇園道：「我們再談談。」說時便舉起茶杯送客。

三個醫生走了，中丞又問薇園：「這方子可用得？」薇園道：「據職道的見識，此時似乎不宜驟補。然而各人見解不同，職道不敢斷定吃得吃不得。」龍中丞道：「你只說據你的主意，是吃得吃不得。」薇園道「據職道看去，似乎不宜吃，還請老師斟酌。」中丞只得送過薇園，進去與夫人商量。龍夫人道：

「既然他們三個人公議的，就何妨吃他一劑試試看。」好在參、桂是自己家裡有的，便在方於上圈去了那兩樣，撮了藥來，配了參、桂，煎給驪珠吃了。

且說薇園回到公館裡，天色已斷黑，乏的了不得。家人們知道未吃晚飯，便伺候開上飯來。薇園一面吃飯，一面將一切情形，向太太說知。魯太太大驚道：「這個毛病，如何吃得十全大補？老爺，你如何不止住他？」薇園道：「我已說過吃不得的了。然而這個病是終不會好的了，早點送斷了，也省得生人受累。」魯太太道：「虧你這還是醫家之言呢！」薇園道：

「這一服藥也未見得就送得斷。你看我天天投的疏肝理氣的藥，她吃了下去，那臟腑全不理會，但願這服藥也是如此，那就不至於死了。」說話間吃過了晚飯，略坐一坐，便去睡了。

一覺醒來，聽得房門外面似乎有人說話，側耳再聽時，卻有人在那裡叩房門，說是院上打發人來請。薇園吃了一驚，連忙披衣坐起，取出表來，在燈光之下仔細一看，已是兩下半鐘。

便推醒了太太，自己穿衣下地。親自開了房門，只見一個家人回道：「院上打發人來請，說小姐有點不好呢！」薇園道：

「快預備轎子！」家人道：「早預備了。」薇園匆匆要水嗽了口，也來不及洗臉，穿上衣服要走。忽然又想起一事，取出一條小毛巾，又向抽屜裡取出一瓶廣東薄荷油，盡情傾灑手巾上，揣在懷裡，方才出來上轎，向撫院衙門而去。入到轎門，便不等通報，早有家人伺候著，打了燈籠，引到花園見去。

進得花園時，只見四下裡燈燭通明，真是銀花火樹，賽似元宵。一徑來到鴛鴦廳，只見中丞穿著短打，淚人兒一般哭了出來，一把拉住薇園道：「薇園兄，你今日要救我的老命了！」

薇園道：「大帥且不要忙，小姐怎樣了？」說時丫頭早通報進去，龍夫人及一切姨太太都迴避過了。薇園到得裡間，親自拿起

洋燭向牀上一照，只見驪珠仰臥在牀上，臉色轉紅，上下唇焦黑，閉著眼睛，有出氣沒進氣的亂喘。便叫聲：「小姐。」

龍中丞帶哭道：「我兒，你看這是誰來救你了？」驪珠也不答應。薇園放下燭台，診了一會脈。龍中丞把薇園讓到鴛鴦廳西面的倚雲閣裡去坐，那裡先有了五六個醫生，都在那裡商量定方。薇園對龍中丞道：「大帥且不要傷心，小姐是誤服參、桂之過，暫時還不礙事。可叫人快取生蘿蔔、生蔥搗了汁來灌下去，立刻就好的。」旁邊伺候的家人不等中丞吩咐，就如飛的去了。不一會取了來，中丞親自送到那邊，龍夫人接過，親自灌下去。說也奇怪，不到頓飯時，果然不喘了，臉色也不紅了，說了一聲：「好渴啊！」中丞便叫人問薇園，該喝甚麼？

薇園道：「喝點西洋參湯罷。如果沒有預備，就燕窩湯也好。」

裡邊就依言進了一小杯西洋參。

驪珠自從吃了十全大補湯之後，被三錢人參鼓蕩了氣，一錢肉桂煽起了火，喘得一個死去活來。幸得薇園來用蘿蔔解了人參，生蔥破了肉桂，方才平復了，又喝了點西洋參，覺得神氣略清。微睜兩眼，見眾人都在牀前，不覺又生厭惡，閉了眼不看。朦朧之間，聽得三姨太太叫道：「小姐，花園裡又做戲了，我們去看來。」驪珠忽覺身體輕鬆，便隨了三姨太太到花園裡去。只見戲台就搭在鴛鴦廳前面，除了自己和三姨太太之外，並沒有第三個人。戲台上正在那裡唱《貴妃醉酒》呢！那扮楊貴妃的，正是喜蛛兒。不覺定睛細看，覺得他十分嬌媚，真是比那初見時龐兒越整。正在看得出神之際，忽然那戲台不見了，耳邊還聽得笙歌簫管的聲音。自己看看身上，卻穿戴的是鳳冠蟒帔，原來身在花轎之中。不覺暗暗驚訝道：「我一向不曾提親，怎麼便嫁了呢？」一會兒便有人扶著自己出了花轎，儻相贊禮拜堂，送入洞房。新郎過來，揭去紅巾。驪珠微飄鳳眼一看，那新郎不是別人，正是喜蛛兒。心中暗暗歡喜道：

「慚愧，也有盼著的一日也！」忽然轉眼看見攙扶自己的人，是一個青面獠牙的奇鬼，不覺嚇得魂不附體，大叫一聲「嚇煞我也！」急急張目再看，原來還是躺在牀上。龍夫人聽得驪珠夢中叫醒，連忙過來用手拊拍著肩頭，連叫：「我兒休慌！」